

人的哲学镜像

陈光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人的哲学镜像

陈
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的哲学镜像 / 陈光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3

ISBN 978-7-5502-9671-8

I. ①人… II. ①陈…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18353号

人的哲学镜像

作 者: 陈 光

责任编辑: 崔保华

装帧设计: 任尚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4 千字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5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9671-8

定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68210805/64243832

序言

人的精神崇高而神圣

韩秀琪

这是一次对人性及人类精神世界进行“知行合一”的探索之旅，也是身处时代之上，对人之本性进行哲学思考的文化漫步。从“天上观”到“天下观”所涉的诸问题，本书作者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缕析，虽是一家之言，却含众家精端，其哲思之彻、解析之锐，直取人心，使人心悟精微。

从此世界到彼世界，从人的兽性、人性到神性，从文字、文化到宗教，书中涉域颇多；从良知、慈悲到智慧与心灵，而至人心至美之构建，所言所论，承接前贤于精，针对现实有据，而课题之细、问题之需，寓大境界、大时空在其中，令人耳目一新。

书中作者透彻而明达思辨的文字随处可见，比如作者写道：

“‘出离’在根本的意义上是向内的，也就是指向‘无我’。因为只有‘无我’，才能在凡俗尘世中‘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而也只有‘无我’，才能在名缰利锁中‘大千世界内，一个自由身’，才能具有‘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的定力以及‘风送水声来枕畔，月移花影上纱窗’的心境。”

如此美妙哲思娓娓道来，仿佛引领我们从青藏高原三江源头一路观赏长江蜿蜒而下山川，壮丽美景竞生，观照中华民族文化命脉那些对人性光彩夺目的哲思。

书中不断深入的发问随处可见，而这由浅入深的发问则仿佛是载我们向真知前行的航行之舟，随时代激流乘风破浪，而在这舟上则留下了作者这位年轻探索者的身心体悟和真切心声。

作者讲道：“虽然人们思想中的超世间观念是人的神圣性体现，古往今来不少真修行人也均通过虔信体悟的方式而达致精神无限的崇高；但也要看到，这样的境界对于个人人生言诚然是恢宏的，但一个人由宗教确信而习养的宏远境界很难带动人类全体都依此而行……因为就一个社会乃至就整体人类言，‘脚踏实地’实比‘仰望星空’要更易有共点，也更易生共鸣。”

作者进而讲道：“作为生命之学的儒家学说，诚然注重‘生’的层面，但其也并未将‘死’作为‘生’的对立面，而是在人生

理生命的基础上，指出人还有道德生命，认为生理生命的尺度可以通过道德生命而延存；同时道德生命的境界又能通过反求诸己而致远。总之，人的生理生命可能已‘一潭死寂’，但人的道德生命仍能‘生机盎然’。”

作者指出儒家在作为人生根本的“生”“死”问题上，在道德意义上是统一的，指出：“（儒家）‘天下观’自源头起就使人抱有一种我与天下同感怀的责任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心，民心所在即天意所指。”应该说，哲理的文字仿佛是在弹奏着一曲承接中华大地人文意域“明德于天下”的交响曲，剖析之精致入微、引申之真切入理，实在引人渐入佳境。

而作者在书中的叙述方式也融通了情理与道理，深开了对中华文化大视野、大时空、大宇宙观下的理论思考。作者讲道：“（真正的儒家）崇尚道德完全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而不去追问有无来世，亦不挂怀有无神明，只是满腔子的天下苍生、满腔子的礼义廉耻，不问苦从何来，只求俯仰无愧，不问来世果报，只求当下济困。”其哲思寓于深入浅出的生动表述中，而学术性则契合汉文字所独具的韵味，语一境界，言一妙成，不论是举前人之警句，抑或是流自我之真言，新意皆呈承传融合之精妙。

整体来看，作者在“兽性”这一部分直接鞭答了侵华日军毫无人性，叙述史实的目的正是警醒人类在将来不要再经受过兽性残暴引发的人为灾难，警醒人们要警惕军国思想的沉渣泛起。

作者在“人性”部分讲求知，说明了今天人们在“知”的路向上所存的某些“偏差”，指出“知”至少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即无意义的“知”、生活性的“知”、常识性的“知”、知识性的“知”和创新性的“知”，认为：“即便是创新性的知识也未必是应追寻的智慧，因为人类是否能够承载起其自身所创的科技世界，就目前来看，问题是很多的，至于其他的‘知’，我们则更应严谨判别”。而“如果广大青年都把精力放在某某小品的演员是谁等无用之‘知’上，岂不是害人不少吗？媒体作为风向的先导，如果把青年人的眼球都牵引到这种无意义的‘知’路上去，岂不是误人子弟吗？以知道‘假知’为自满，以停留‘平面’为得计，显然不能撑持起科技、人文的进步来。”

作者写道：“不仅要能求索知识，同时也要反思知识，并在反思的基础上再升华知识，孕育智慧，如此才是超越庸常的智慧而非作茧自缚的盲知。”为此，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转识成智”的三个关键基点，也就是人的平常心、清静心和慈悲心的修持、养成。可以说，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三心”，是对人性进行道

德升华的基础，也是成就精神崇高的关键，为接下来进一步阐述“良知”和“慈悲”进行了铺垫。

作者在最后一部分写道：“‘良知’和‘慈悲’都不是某国家、某学派或某宗教的思想，其更是全世界、全人类、全人心共有的脊梁。”当书中在比较儒家“天下观”与宗教“天上观”时，我们不难看到作为中华文化根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之深邃，不难发现当人类在以自己的所为破坏生态环境时，“天下”何可安、“天上”岂可在？同时也许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天下之大危和人类之大害正威胁着我们的地球家园。由此，唯有“良知”和“慈悲”的崇高精神，才是使人类能少在欲望的驱使下犯下罪愆的心灵之桥。

总之，人类离不开“天人合一”的真如大道，书中的哲思命题，以高清像素向人类展示了精神崇高的力量，人们需要这种关乎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本书作者为读者打开了让心灵一识其崇高的窗帘，而人精神的崇高，在历史上曾经光照了中华文明辉煌的盛世时代，在今天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也必会带来新的辉煌。

自序

本书取名《人的哲学镜像》，先来谈“人”。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人”，在逻辑层构上对人做兽性、人性和神性三分，从人的原始性进而谈人的进化性，再进至人的崇高性，希冀通过由低到高的位阶，而分析出人的成像架构。

再来谈“哲学”。需要说的是什么是“哲学”，可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定式答案的，同时也不能、不应有静态的答案，因为在思想之域中，凡有所“程式”就会有所“制限”，而有所“制限”就自然有所束缚，即使思想能在辽阔的草原上带着缰绳奔跑，也不如在自由的境界中天马行空。如果偏要对“哲学”做一定义的理解的话，哲学姑可理解为对根本问题的根本思考。而须说明的是，这两处的“根本”是绝无纯态、客观的标准来规定什么是“根本”的，不能妄自划条人为之界来说这个问题是“根本”、

那个问题是“枝叶”或这个向度是“哲”思、那个向度是“假”想，恐怕都不能这么说。应该认为，哲学研究的精致与否绝非看僵死教条的遵循与否，而应是看思想旨归的恰确与否。哲学，应走出对问题深入深出、空泛无归和名词堆砌的学究进路，而应达致对问题深入浅出、求真务实和返本开新的思想建构。哲学诚然不能浅薄化，但也不能僵式化，不能在概念的重重叠构中使人望而却步、在逻辑的步步阻隔中使人止步不前。哲学还是应以“问题”为导向、以“底里”为归处的，既可以有世界视野的宏泛，也可以是一家之言的秉持；既可以显逻辑乐音的韵律，也可以是天马行空的跃迁，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僵式可言，只要是对某一问题做一求真的“反思”，都可称为哲学的视域。

进而谈“镜像”。之所以取名为“镜像”，是希望本书能像一面镜子，通过对“人”的解读，映现出人性的全貌和人生的全景，在阐述人性的本然是什么的基础上阐明人生的期然在何处，因为只有心灵有所依归，人生才算完整，才能进而看到人心山水的清明之景。而正如古人在述《儒林外史》一书时言到，“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¹，都可以拿来反躬自省。本书亦期望

1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1页。

如此，能帮助人实现从观书“自镜”到扪心“自警”的升华。当然客观上可能距此目标还较远，但主观上愿为此目标而努力，我们共勉。

而在关乎本书上，还须着重说明如下几方面：

1.在问题缘起上，需要先述的是，我们之所以对人进行一种追问，是因为这是我们人类对万物的第一原初力、第一金手指到底是什么这样根本问题的追问所引出的问题，同时对“人”本身的追问也是鞭策人类要向往崇高而不是自私沉沦的一个关键的向度。

应该说，我们人类生存于宇宙中，其宏广无边、博大精深而无穷，一切都那么有秩序、有条理，虽然也有陨石碰撞、恒星塌缩等现象出现，但其中亦有自身待解的规律，而宇宙的这种规律性也就自然会让人们去思考宇宙自身有无生命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先做一种假设，也就是先假设宇宙没有生命，如此久远的万物运化都只是偶然下的缘生之物，人类也只是偶存于其中，随时都面临灭绝的危险。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思考下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我们人类后天的努力来使万物更相和谐、共存更长远、更对得起我们来之不易的此下生命，进而通过有限的生命来实现文明的永恒。须注意到的一点是，现今科学也已证明

了，人的念力也就是精神是可以影响物质的。念力有能量，源头为自身，发出也会回到源头。念头善，万物将回以欢喜；念头恶，对方亦会回以冷绝。因此，如何实现人性的升华而不是沉沦来确保人们的心念是正的而不是邪的，是在宇宙没有生命这一预设下我们应思考的重要问题。

但是，应当说的是，宇宙是必有其自身的生命的，因为没有生命的死寂不可能蕴蓄那么多的生机，地球上的生命体也极少可能以纯偶然的概率而生存于其中那么久。仅从此一点来看，宇宙自身在可能性占比上即是有其生命的。既然认定了宇宙有其生命，那么就自然引申出了下一个问题，即人的出现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人，究竟是在宇宙生命中由偶然交织成的产物，还是在某种意志下所必然演化出的存在呢？若是前者，我们追求“崇高”，正如我们假设宇宙没有生命那般，那将是我们对自身生命的尊重；而如果是后者，有某种我们至今还不能完全解证的神圣力量存在，那么通过如此多年人类发展中的大善与大恶、大是与大非，那种神圣的力量也一定想让我们能明白些什么，而我们也更应在神圣意志的指引下，向往崇高而不是流于恶俗，广爱于物而不是堕于自私。

所以，由此也就不难看出，无论做何假设，也无论宇宙实相

为何，人都应自觉地净化、深化和转化自己的生命。当然，对以上问题的不同看法也就造成了“有神”和“无神”的基本分野，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无利于世界人心的道德拔节，也无利于矛盾冲突的消融化解，我们要思考有没有一个能使“相对性”与“绝对性”并存的更为平和的态度。对此，应该说是有的，一个更合理的态度就是我们不去执着这个问题，只是单纯反求诸己，无论宇宙的实相为何，人类都应将反躬自省作为此下生命的关注点，况且宇宙是必有其自身的生命的，人类不应无知、无耻到妄自尊大的程度，由此即需要我们对“人”的一种觉醒和一种反思。

2.在基本态度上，须阐明的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是兽性、人性和神性共存的存在，即集善恶共存的存在。但我们看恶，并不是为了仅在客观上去描述恶，而是为了能将人类导以善；我们虽然将“恶”称为“兽性”，但却绝没有贬低动物的意思，只是将人的那种原始野性统称为“兽”。同时之所以不称其为“魔”，是因为“兽”是可以驯顺的，而“魔”是不能感化的；“兽”是可通人情的，而“魔”是难以拔节的。由此，我们坚信人是可以变得更好的，所以就用“兽”字指代人的狂野欲。而从严格的意义上看，还须进一步澄明的是，动物与人类不同，在动物的世界

中，是不能以是非善恶的标准来简单评判其所为的，因为动物无自觉，而人类则不同，人类有良知，道德的视域可着眼于人类但不能强加于动物，道德的期许可寄托于社会但不能强加于自然，“动物”和“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善无恶乃至于是超越善恶的。而也正是由此，我们须看到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人生四境界说”¹是有须澄清的地方的。

一来是不能将“境界”用于人的恶行。有些人一生犯下大恶，“境界”一词显然高估了其恶行，正像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中华大地上所犯下的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以及在其所过之处犯下的烧、杀、淫、掠等，诚然不是什么“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而是与“境界”有着霄壤云泥之别的“魔性”，在这方面也正如泰戈尔先生在诗中所说——“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应该认为，动物界中食肉动物捕猎与人类猎杀动物虽然都导致无辜生命的死亡，但两者截然不能并论，动物捕食均是出于最基本的生存所需，而人类猎杀则往往有无廉耻的贪婪作祟，大多只是出于商业牟利的需要，较动物们的单纯谋生而言，人类

1 冯友兰先生认为，人做各种事的各种意义合成一整体就构成了人的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可以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复杂已不知繁几。所以，正如民国时期军事家蒋百里先生所说：“我有耳目，不能绝聪明；我有头脑，不能绝思想；我有良心，不能绝判断。”人之所以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能自觉反思、甄别对错，忽视此点则“人已非人”。

二来是不能将自然境界归于较低的位阶之中，因为自然无所谓善恶，“自然境界”与“道德境界”在根本上是不能分出高低的。狮子捕猎与绵羊吃草都是天性使然，不能将人类的“标签”思维强加于自然大化本宅，即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欲也是如此，仅就这种欲求而言，也是无谓善恶的，因为这是先天必然的，而非后天甄别的；是与生俱来的，而非可以取舍的。所以，人之初，“性”并非“善”，也并非“恶”，当然也非尽如告子所说的“可善可恶”，而更多是不能以善恶的标准来强加判断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自从人孩童时良知渐明、知善知恶、可依主观抉择来决定其所思所行后，就是能以善恶的标准来对之加以分别了，就可以说这是功利的所为或那是道德的境界了。

所以，即便是对人生言，也不能将“自然”置于“道德”下。而我们无论是看人性中的哪一方面，都要以一颗平常心，既不能因卑劣的恶而绝望，也不能因崇高的善而大意，因为截至目前言，正如有的科学家所认为的宇宙的总能量为“零”，人类总

体的善和总体的恶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是两相持平的，但当前呈现出了向恶的方向倾去的趋势。如何唤醒人心自觉、如何通过对“人”的理解而使人心能在一心灵共识的基础上向善的方面升华是本书的立论中心。

3.在致思路径上，本书力求宏观构建、中观立意和微观切入，通过对一词涵下的人性思考进而对“人”的本质进行追问，既勾勒出“大轮廓”上人的形象，也描写出“微聚焦”上人的面影，从而期望通过对“人”的镜式解构，而对“人”有一更深刻的思考、解读。而还应说的是，仅有世俗精神的世界，很难能达致高远，但和缓人心冲突，靠的更多的不是多么超远的神圣原理或超凡的彼岸境界，而是人心中能建起一共向的心灵之路来凝聚合力。因此，本书在体例架构上也是由负面进至正面、从“兽性”谈至“神性”，看现象的表面与里面、看问题的来路与去路，而最终解答人心的前景在哪里。

同时，还须看到的是，“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哲学思考是既须“钻进去”体验，也须“跳出来”反思的，本书也正是立基于此两方面。“钻进去”是说思考不是对“空”而想，而需要对历史、文学等都能有所企及，因为“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使思考能站在古人的高尚心灵

和思想叠重下进行。同时，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自我内心的一种“深问”，思考也一定要触摸到自己内心的深处，做到“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机于心意初动之时”。“跳出来”反思则是说，正如写诗是诗人情感“痛定思痛”后的结果那般，可以说在人的情感峰值刹那，任何人都是写不出诗的，乃至无法启动基本的语言逻辑来组织文字，一定是在经历了从狂喜或至悲而稍稍冷静下来，才能开始写诗。而哲学其实也是如此，是需要超乎问题一隅而再看此一问题本身的，不立基于对蛛丝马迹的细节考证，而着眼于对经验教训的能动反思，不是从历史中谈历史或为法学而法学，而更多指向对生命实践的意义根据这样大的关怀。可能在某些方面自身的理解还有不足，但这样的旨趣无二致，也都是以此作为思考的原点的。

4.在写作文风上，本书力求不产文字垃圾，可以说，在文明的承量上，数以亿言的厚书未必抵得上寥寥数语，关键是看所写的文字是否是在求真务实上的真切思考、是否能以文本灵性力量而打动人心。因此，本书重学理风骨的传承，重思想道义的承担，在基本规范的前提下，摆脱形式束缚，直指论题核心，着力摆脱没有意义的文字堆积。

同时，本书是写心中之文、我见之文，是心里如何想也就